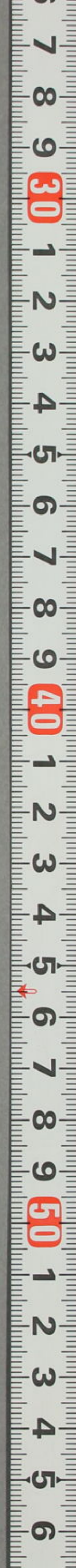


論語徵集覽

六

口 12
3066
6



12
3066
6



論語徵集覽卷之六



魏

何晏

集解

宋

朱熹

集註

大日本

藤維楨

古義

物茂卿

徵

從四位侍從源賴寬輯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
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

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古包氏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王肅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

可包氏曰伯子之簡大簡君之度也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言自處以敬則中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大簡而無主而自治蹀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夫子之過許與仲弓蓋未喻夫大之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然契焉者故夫子然

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古義南面者臨民之稱言仲弓之德敬慎而不煩可以使人蓋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辭詳何人蓋有德而略於事者也可也者許之辭簡約也簡則得要此夫子所以可之也臨民之道居之以敬則事立故民不慢行之以簡則得要故政易行所以為可也若夫居之既簡而所行亦簡則上下交慢事無統紀豈不失之大簡乎故夫子以仲弓之言為然也居人之上者眾之所倚賴故以敬事為主執政之柄者亦易至叢勝故以易簡為要故居敬而行簡則民有所效而政得其要夫子許之宜矣

徵雍也可使南面包咸曰言任諸侯治家語以顏子為王者相仲弓為有土之君子包註蓋本諸朱

註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本文止言可使南面

又家語同上

故朱子亦止謂有人君之度而不取家語包註。然古所謂君者。皆諸侯之稱。儀禮諸書皆爾。仲弓德亞顏子。則家語包咸爲允。又家語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朱註不取。而別創寬洪簡重四字。是睹下居敬行簡。而以己意言之。可謂無據。己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皆清高貴人之態。千載之下。可想其人。真畫筆哉。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最足爲諸侯美德。然其材可爲諸侯。而不可爲大夫。故孔子以可使南面稱之。

可也簡。孔安國曰。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古註不失古義如此。此冒上章。仲弓以爲伯子亦足使南面。孔子然之。故曰可也。而又曰。其所以可使南面者。以其能簡也。可也一句。簡一句。不爾。不成語。朱註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而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是其意如謂。夫子雖許之。尚慮其失於簡。故曰可也簡。是大失孔子之意。蓋萬世人君。以論愚騷。其聰慧皆失於苛細。故書曰。元首叢脞哉。此孔子所以簡取伯子也。聖人不沒人善。其取人也不求備於一人。可以見己。且所謂

書益稷

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未知何據。可也。即可使南面之可。有何差別。管仲曰。可人也。豈有僅可意哉。是無它。宋儒不知聖人取人不求備之義。忽見仲弓之問。亦疑夫子過許。故妄意穿鑿。欲就可字見聖人無過許之意耳。居敬而行簡。孔安國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古註可謂盡矣。程子曰。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踈略。豈有簡而不要者乎。伯子之簡。見取於聖人。亦以不失要也。且居字主身。而程子曰。內者心也。故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夫敬之本。本諸敬天。而程子求諸心。豈古學哉。敬固在心。然必有所敬。而後有敬之名。不然而求諸心。吾恐亦多一敬字。且敬則心無邪慝。可也。所謂心中無物。非達磨而何。且伯子之居簡。謂其持身之簡。乃其為人然爾。豈先有心於簡乎。仁齋先生又以敬為敬事。此其執拗。不忍改其前言也。如居處恭。及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即所謂居敬也。豈得為敬事乎。行簡雖事乎。亦屬諸身之詞。以臨其民。如聰明睿知。以有臨之臨。皆以其身言之。非施於政事者矣。曰。有臨之臨。皆以

居處恭子路篇齋明盛服中庸

聰明睿知中庸

未聞他有真好學者重惜之也此言門弟子中唯顏子為能好學而舉其行事以實之也可見其專以德行爲學而與他人用力於文學者自異也然是在顏子則爲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亦不足論夫子爲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論曰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而不在己故不遷又曰若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其說流于虛無而非所以論聖人之心也夫喜怒者人心之用也雖聖人亦無以異於人也唯衆人之喜怒誘於一己之私而作聖人之喜怒乃由仁義而發非在己在物之謂也四凶之在朝妨賢害民常人所怒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豈可謂在物而不在己乎哉且喜之遷與怒之遷等耳夫子何以偏曰不遷怒耶蓋怒者逆德而易遷而顏子不然夫子之所以稱之也可見正心之說非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教專以仁爲宗也

易下繫辭

子曰公冶長篇

徵不遷怒何晏曰怒當其理不移易也非矣朱註盡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膳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何晏引易大傳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朱註因之而貳訓復失字義不可從矣不重過如淺易大傳如深故後儒務欲深之然大傳所言亦不重過之事初非二矣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豈易事哉且過也者聖人猶有之故君子不貴無過而改之爲貴焉哀公以好學問而孔子對以此者學以成德成德之至和順積中故不遷怒清明在躬故不

家語已見

貳過不遷怒者居仁也。不貳過者遷義也。居仁遷義日新不已。孔子所以稱之也。此曰今也則亾而家語稱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者。冉雍之行也是兼伯夷顏淵之行。亦可以見仲弓後來進德之盛。鄰於顏子矣。祇不貳過一事。仲弓終身不能而顏子既先能之。孔子所以重惜之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又曰。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殊不知聖人善用其怒。不可謂無怒焉。顏子善懲怒。不可謂不在己焉。仁齋先生譏之是矣。然其言曰。四凶之在朝。妨賢蠹民。常人尚怒。

子曰泰伯篇

聖人殊甚。故雖誅之。猶當有餘怒。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蓋其愛人也深。故其惡之也亦益甚。果其言之是邪。舜不及顏子遠甚。孔子何以稱不遷怒。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舜亦亂而已。亦盍稽諸經。大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人之情。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皆為心之用。而不可均視並用焉。詩曰。豈弟君子。中庸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故君子者慈愛樂易是其常。而唯怒為君子之所重戒也。常人亦爾。雖聖人亦爾。不求諸經而斷諸理。程朱仁齋昏失之矣。子於是日哭則不

豈弟君子見詩
洞酌卷阿諸篇

子於是日述而篇

鑑空衡平大全
黃勉齋說程子
義

三月不違仁本
篇

歌此聖人有餘哀也。有餘哀而無餘怒則七情之不可均視也。程子槩言約其情者。流於老佛也。世人或謂事當怒則怒。殊不知聖人君子於事之當怒者。猶且不怒也。何也。怒之當懲。而君子樂易其常也。故顏子不遷怒。不以和順積中為說。而以鑑空衡平約情合中為說者。皆不知道者之言也。仁齋先生又曰。是在顏子則為細事。其心三月不違仁。則不遷怒不足云。得一善拳拳服膺。則不貳過不足論。夫子為對哀公。故略舉其微善而告之。本非顏子之極致也。殊不知三月不違仁。乃非顏子

拳拳服膺中庸

之事。而拳拳服膺者。學問中語也。豈哀公所與知乎。故止以此告之耳。然不遷怒。不貳過。豈得為微善。渠為宋儒盛拈。故特為此執拗之言夫。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古馬融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曰釜包氏曰十六斗曰庾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為八十斛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包氏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以原憲為家邑宰孔安國曰九百九斗辭辭讓不受孔安國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鄭玄曰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

新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

十斗。乘十六斛。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孔子弟子，名

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

不言其量不可考。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

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

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

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

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

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

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

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

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

見聖人之用財矣。

古義：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

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肥馬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原思，孔子弟子，名

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九百不言其量，或

曰九百，斗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

餘，自可推之，以周濟鄰里鄉黨貧乏者也。此門人

併記二子之事，以見聖人之妙用。雖一取予，問自

有道存也。夫子華家富而為夫子使，固其分也。冉

子不達其義，乃私與之粟。故夫子告之以君子有

周急之道而無繼富之義，至於原思辭宰祿，又告

之以常祿不可辭，有餘則可以與鄰里鄉黨。蓋請

者而不與辭者，而與之其一與一否，皆靡非道也。

聖人之於物，有時措之宜，而無一定之法。於是而

可見矣。

徵：子華非工作度日之人矣。雖出使而毋豈乏粟

邪。出使它邦，所費必多。冉求請粟，實為子華足所

費。而以母為辭也。正義曰：六斗四升曰釜者，昭三

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
 自其四。以登于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
 區為釜。釜六斗四升。是也。案聘禮記云。十斗曰斛。
 十六斗曰籩。十籩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
 之間。量名有為籩者。今文籩為逾。是庾逾籩其數
 同。今按。嘉量方徑一尺。深一尺。容一釜。周一尺。為
 今七寸一分九釐六毫三絲。夏商周尺皆同。今尺
 則唐尺。後世以三代異尺。唐則商尺者非矣。余別
 有考。以今求周。自相乘得五。一七八六七三三六
 九。又以深乘之。得三七二六七二八七一六五三

三四七。是為一釜之積。六十四歸之。得五八二三
 零一三六一九五八三不盡。是一升之積也。今
 日本之升。方四寸九分。自乘得二四零一。以深二
 寸七分乘之。得六四八二七。以日本之升除周
 升。為八勺九撮八二三八九四六六七不盡。則釜
 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
 強。冉子以為少也。可知矣。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
 五合九勺有奇。乃五馬所馱。為近於人情矣。九百
 孔安國以為九百斗。為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
 一歲為九十七石。蓋中士之祿也。繼者繼絕也。富

不測蓋求諸疑
 大辨不微開同
 子乘其大者
 不測不登形所
 十將燕言則大

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古義 犂雜文駢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駢角周正中犧牲也朱氏曰用用以祭也山川之神也

言人雖不用然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不可以父之惡廢其子之善如

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此夫子論仲弓之賢而言父之惡無害於其子之賢也范氏曰以譬

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

矣○夫子嘗見互鄉之童又取犂牛之子不以其俗之惡而捨其人之材不以其父之醜而棄其子

此以美實天地之心也無門人記

徵 犂牛章舊註盡之矣但左傳宋公用鄆子於社

是古曰用者謂以為牲也山川不舍者譬天不舍也朱註自當見用於世也夫子之意乃謂天也雖

左傳僖十九年宋公使鄆子於次睢之用鄆子於次睢之社

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矣

古 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

新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

纖毫私欲少間者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

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此幾非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

在我者

古義 三月言其久也其餘蓋指文學政事之類而言猶其餘不足觀也已之意日月至者謂以日月

自至也。此美顏子之心。自能合於仁也。言為仁。天下之至難也。唯顏子之心。能合於仁。而至於三月。下之。亦自不違。若其他。文學政事之類。彼雖不用。力。以日月自至焉。而已矣。豈不賢哉。當時賢士。大夫。論曰。人之弟子。無許其仁者。而獨美顏子。如此。大哉。論曰。人之弟子。無許其仁者。而獨美顏子。如此。大人。使天下萬世之人。由此而行之。故曰。道與不違。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其資之美者。心與不違。一如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是也。及其至也。心與不違。道之微。曰。仁者。人心也。蓋明其本之在我。而不假外。近之。曰。仁者。人心也。蓋明其本之在我。而不假外。求也。及至後世。苟如其道。過高。乃謂心之於仁也。猶明。鏡之有光也。苟如其道。過高。乃謂心之於仁也。猶明。合之。可驗。夫子之稱顏子。何以不曰其心三月不。昧而稱。三月不違。仁耶。蓋嘗譬之心。猶薪也。三月不。火也。薪得火而成。其用。因薪而見。其德。然薪有。能燃者。有濕而難燃者。而天下之薪。無有不燃者。此。其性之善。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違。仁。燥而易燃。子之言性善。是也。故顏子三月不違。仁。燥而易燃。

辨者也。世之頑冥不仁者。濕而難燃者也。由是辨之。則仁也。心也。性也。其別分明。不待辨矣。

徵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故有依違之言。

仁一德也。先王之道。所為德者眾焉。仁何以盡乎。

德。然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安民之德。謂之仁。它

德。雖眾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故孔子以依於

仁。教之。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眾德。皆自然

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

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日而至。月月

而至也。至云者。如知至之至也。何註。以此章為顏

子之事。以其餘為餘人。泥三月而不知假設而言。

依於仁述而篇

知至大學

見壽月

集賢卷之六

十一

其久也。朱註因此語意殊不倫。仁齋先生引其餘不足觀也。而辨其誤。可謂特見。但猶以為顏子之事。而不知孔子泛言依於仁之益。呼顏子以語之。故曰其心曰而已矣。皆未穩矣。且文學政事。豈容言至乎。且如孔子之意。則文學政事皆依於仁。豈容析而二之乎。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本於孟子。雜以子夏道戰之說。要之莊子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其學所淵源已。段使嗜欲淨盡。苟不有仁德。亦達磨已。且三月不違仁。是學之方。未可謂之仁人也。且仁豈有域乎。如我欲仁。斯仁至矣。皆謂自

子夏道戰之說
韓非子
莊子太宗師

我欲仁述而篇

彼來至也。非我往至彼也。又按論語。唯此章以心言之。聖門唯仁為心法。一言一動。一事一物。皆欲與先王安民之德相應。是所謂依於仁也。不違仁也。它如居仁。亦居心於仁也。故又曰安宅。又曰仁人心也。後儒不識此義。而曰仁者心之德。其不流於老佛者幾希。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居仁孟子離婁篇
安宅公孫丑篇
仁人心告子篇

古包氏曰果謂果敢決斷孔安國曰達謂通於物理孔安國曰藝謂多才藝

新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藝○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

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

古義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也達謂穎悟通達

藝謂多才藝此言從政各有其才而不可以一節

限也蓋果則能斷疑定事達則能理繁治劇藝則

能隨機應變故皆可以從政○程子曰季康子問

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

非唯三子人各有所長取其長皆可用也

徵賜也達孔安國曰謂通於物理朱子曰通事理

蓋通於國體人情莫有滯礙如所謂疎通知遠書

教也是達已若徒從事宋儒窮理之學而以通事

理見稱授之以政難矣夫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古孔安國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孔安國曰不欲為季氏宰託

使者善為我辭焉說令不復召我孔安國曰復我

者重來召我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新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

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

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

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

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富

况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

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

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

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其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

豫待之乎如由也則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

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

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疎通知遠禮記

經解

古義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名以其邑數畔難治故欲得閔子而用之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自知不能化季氏之惡故對使者使其委曲開陳而寢其召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人溫柔則少斷剛毅則不寬古今之通患也而閔子之為人也柔順淵默與物無忤疑乎無剛果決烈之氣然觀其答使者之辭詞確意直毅然不可犯非仁熟義精有勇且直者則不能孔門之諸子愕然以為不可及乃記此以為學者之標準論曰先儒謂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賤之別位之定分也故當論其義不義如何而不可縶以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為非耶諸子亦仕大夫之門者有之矣豈可皆以為非耶唯世有自抱道德不為濁世所汙數子一等而未至聖人無可無不可耳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若夫身出崇處貴隱賤顯高蹈遠引無志於斯世者亦閔子之罪人也

徵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仁齋先生乃曰不可縶以仕大夫之家為非也然味程子之言豈必以此為非乎蓋仕諸侯者有志於一國之治者也仕大夫者否矣其志瑣瑣焉者也程子乃與其大者已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古 馬融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孔安國曰亾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包氏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新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癘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也

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
 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
 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
 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
 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古義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者有惡疾也
 牖南牖也朱氏曰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
 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
 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
 蓋與之永訣也此孔子惜伯牛之死而言伯牛之
 賢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非其不能謹疾而
 有以致之實天之所命而雖賢者亦所不免
 也則知彼不盡其道而死者皆不可言命也
徵自牖執其手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
 子從牖執其手也理或然矣然不如朱子以禮斷
 之極確也○匹之人多以匹為死之義非也死與匹

異始死曰死既葬曰匹伯牛未死安得遽謂之匹
 也且伯牛未死孔子豈容言其當死乎古註孔曰
 匹喪也疾甚故持其手曰喪之按匹喪也三字孔
 安國之言也疾甚以下何晏不識孔意妄以己意
 解之耳蓋匹訓喪如匹人之匹也非死喪之義矣
 冉子有惡疾不可復用於世如失之然故孔子云
 爾朱註永訣亦失之乃親之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古孔安國曰簞箒也孔安國曰顏淵
 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

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同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古義簞筒瓢瓠一簞食一瓢飲言其至貧也顏子居不堪憂之地而能處之泰然不改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同也以深嘆美之顏子不以貧窶為憂而能不改其樂故夫子稱其賢也夫顏子之樂固雖不可以言語形容然外理義而宣別有所謂樂者乎蓋得於理則天下無可憂之事得於義則天下無可慕之物苟其如此則祿之以天下而弗顧繫馬千駟而弗視亦何貧窶之足憂先儒苦其難於形容者亦求之高遠而不知求之實德故也

賜不受命先進篇

伊尹樂堯舜之道孟子萬章篇樂以忘憂迹而篇

淵明歸去來辭

徵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它日孔子與賜不受命對言可以見己所謂其樂者正如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孔子亦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可見顏子教學為事以忘其憂淵明樂琴書以消憂亦不其相遠矣祇其德相萬樂亦相萬要之皆樂先王之道也宋儒所見如達磨不欲惹一物故以樂道為非是己程子曰其字當玩味矣哉不改其樂與不堪其憂相對憂者憂貧豈可拘其字則不改其樂亦要在不改二字耳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古孔安國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

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

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

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

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

古義宋氏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

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氣質甚弱者雖

勉勉為之或至於半途而廢是誠力不足者也若

冉求者未必盡力向前只自限畫而不進而已何

所成其材哉論曰聖人之道中庸而已矣高一

不得卑一分不得猶手持足行目視口食須臾離

焉則不能樂古人悅道不帝如口之於芻豢蓋以

此也冉求之意徒見其高而不知初未嘗高徒見

徵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

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古言為爾孔

子語意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

足自稱是如畫地而不進矣觀於今字則稱古者

審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

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己蓋人

之力有強弱故聖人欲強之或作或輟皆從其

力所能然後優游乎先王之道以底其成焉古之

道為爾孔子所以稱之舊註以半途解中道其義

可通而大失古言。學者察諸仁齋先生曰。冉求徒見道之高遠。而不知中庸之道。故有止心。是以中道為半途。遂以中庸篇之言同觀爾。果使其言之是乎。則孔子何不說中庸之道。使冉求無止心。迺孔子不及仁齋也。拘儒肆口。一至於斯夫。且聞有中庸之德也。未聞有中庸之道也。適見其不知道已。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

古孔安國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
新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

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古義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之儒。以天下為己任。而有志于濟物者也。小人之儒。纔取足善其身而已。不能及物也。子夏雖文學有餘。然規模小。故夫子恐其或為小人之儒。故語之以此。後世記誦詞章之學。益亦小人之儒焉耳。

徵儒字見周禮。迺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

孔子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籩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戰國時百家並起。儒墨爭衡。而後荀子始以堯

周禮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司徒職以本俗。六曰安萬民。四曰聯師儒。

荀子說見儒效篇。

舜禹湯文武為大儒古所無也。孔安國明道矜名。程子為人為己。謝氏義利之分。皆後世之說也。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澹臺滅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

古包氏曰武城魯下邑孔安國曰焉耳乎皆辭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揚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小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古義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行不由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小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子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說無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古孔安國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融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距敵馬不能前進

新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鞭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

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及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古義孟之反魯大夫名側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戰敗而還以後為功策鞭也之反馬羸而不進故自為殿耳按春秋傳齊師伐魯魯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蓋恐人以為功故自暴其實也奔而殿人之所美也若人稱之則謙默不言乃可矣之反為人所惡伐其功故恐人以功歸於己先自暴其實益見其出於天性也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聖人必不取焉

仁齋之意已見高中玄說

徵孟之反不伐。仁齋先生曰。自暴其實。若使之反實自為殿。而又自揜其功。則是偽焉耳。非直道也。

聖人必不取焉。殊不知不伐者美德。故聖人稱焉。孔子明曰孟之反不伐。不伐云者。有功而不伐也。大禹謨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禹以不伐見稱。豈得無功乎。仁齋務欲出奇而不知其於一章之中自相矛盾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古孔安國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新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古義祝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之子有美色此夫子傷時俗之甚衰而不如古之尚德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其害蓋時俗之衰雖小其係天下之盛衰大矣况衰之不小者乎故聖人深嘆之

徵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孔安國曰當如祝鮀之佞而反如宋朝之美朱註以一不管二有於辭不順不可從矣其所以不從孔註者嫌於貴佞也殊不知孔子言衛靈公所以無道而不喪之故而取祝鮀可見朱註之非也蓋佞古稱口才未有姦惡之意觀於雍也仁而不佞可見已聖人所以惡之者以行之不逮也後世藉聖人惡之遂以

孔子言憲問篇

稱姦人謂之佞是後世佞字與孔子特異而宋儒輩不自覺也孔門四科稱言語宰我子貢其所尊信孟子好辨豈非佞人歟詳按此章之意祝鮀宋朝皆衛大夫是必孔子論衛靈公次及它國之事其臣無祝鮀之才而唯有宋朝之美故孔子論其不免於患難耳門人所以錄之者以孔子平日惡佞而有時乎有是言故以見聖人道大不沒人才其論大非如曲士拘儒之類耳按美亦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古孔安國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出入要當從戶

新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自遠爾

古義朱氏曰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道猶大路然由焉則安不由則危薄康莊之平則自忘其勞蹈荆棘之艱則不堪其苦苟知道如大路則孰有肯去其安而就其危者哉故學以知為先而以行為要

上古穴居四句據易繫辭

徵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亦聖人所立也於戶則由之謂為自然矣於道則不由之謂非自然矣雖然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

乎。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古包氏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包氏曰史者文多而質少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新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古義野野人言鄙畧也史史官言文多質少也彬彬文質適均之貌此言質之勝文猶文之勝質其為病也均矣故非文質彬彬則不足以為君子也蓋文質偏勝本出於氣質使然而不免有野與史之病明學問之熟而後能至於彬彬若徒任氣質則必不能無病也

徵文勝質則史包咸曰史者文多而質少朱註史

先進先進篇
儉戚八佾篇

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愚謂文謂禮樂。史掌文書。故朝廷制度。朝會聘問儀節。莫不通曉。而德行不必皆有也。楊氏曰。與其史也。寧野。此睹先進後進儉戚之言。而為是言者也。殊不知儉戚就行禮上言之。先進後進及此章以人言之。而此文質彬彬。即先進野人也。大氏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以文。苟無文。何足以為君子乎。後世道學先生多徇老莊之說。析精粗而二之。遂謂質本也。文末也。道德本也。禮樂末也。殊不知道無內外焉。無精粗焉。有德行而禮樂不足。即此章野人也。豈不

加我數年述而
家篇史記孔子世

陋乎。彬彬說文作份份。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史記引之。可以無大過。作彬彬也。蓋彬彬乃無過之義。大過過也。小過不及也。故無大過。即無過也。文質彬彬。蓋文質不相過之義。故曰文質適稱貌。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古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氏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

新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古義生謂人之生在於世也。罔者謂誣罔直道也。言人而邪枉。不可以一日生於天地之間也。此章即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之意。言人之生在乎斯世。雖若姦詐巧偽靡所不至。然人心甚

直善以為善惡以為惡君子以為君子小人以為小人莫非直道也其誣枉直道蔑棄人理者宜其陷于刑戮罹于咎殃而不得生存于斯世也而亦得不死者是幸而獲免耳非當然也

徵馬融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

程子因之曰生理本直是自理學之見安睹所謂生理者乎若謂人之性直非直何以存於天地之間乎猶之可矣雖然何以能睹其理也凡言理如此者皆臆度耳罔之生也幸而免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是解罔為誣罔正直之道可謂不美辭已程子曰罔不直也是其意謂罔誣罔也罔之生謂罔人者之生也不直之事不

直在其中子路

止一端皆欲誣罔人也故罔訓不直措辭之不善也韓愈筆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惠為是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為協何則直不可謂無矣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為是且孔子曰直在其中矣謂直之不可執也且德者性之德德則有誠誠者謂內外一也後儒所謂直者皆指誠言之後儒所謂

免而無恥為政
篇免於今之世
本篇知免夫泰
伯篇

誠者皆指大至誠言之。皆由古言不明。而其意雖美乎。未免郢書而燕說耳。且專尚直。豈孔子之意哉。學者察諸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古包氏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新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古義知之者知此道之不可不由也。好之者好之之至。天下之物無以加之也。樂之者心安於道而

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者義理明白。議論可聞。人皆尚之。然不如好之者之終身不衰。愈進愈熟也。好之者雖人皆信之。然不如樂之者之與道為一。而無跡可尋之為至也。夫道一也。唯有所行之生熟深淺耳。夫子言之者。欲其自生至熟。自淺至深也。

徵知之好之樂之。尹氏張敬夫盡矣。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古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上。以其可上可下。

新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

而漸進於高遠也

古義 語告也言告人各因其材聖賢事業非中人以下之所能當也唯當以孝弟忠信威儀禮節告之耳此專為教人者而發人之才質自有高下各隨其量而告語之則言者既不失言而聽者亦有所得若夫子答顏冉之問顏冉便對曰請事斯語是也若夫中人以下之質遽以聖賢事業告之則必有泛然不切之患而無益於其身也故君子之教也有勸而無抑有導而無強各隨其材而導之亦非謂中人以上者則必不語上也

徵 王肅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盡矣道莫有上下故今此所謂上乃謂上智之所知也後世此章之義不明故理學興而欲窺聖人之心又聒之一切務欲開民知竇聖人之

道則不然示諸行事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聒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之所不及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包氏曰敬鬼神而不黷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功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求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不知不憚所難為

淑當作涉古義
行本恐誤

古義敬者不侮慢之謂遠者不褻黷之意專用力於人道之所當為而不求媚於鬼神之不可知知之至也獲得也急事之難為而不責其報仁者之心也務人之義知之至而得其實者也敬鬼神而遠之能用其知而不惑者也若夫棄日用當務之事而用力於滯茫不可知之地者豈可謂知哉先難而後獲則有為人之實心而其德不可量也苟有求其報之心而為之則雖天下之大勲勞亦非德也豈可謂仁哉夫子不泛論仁之德而必言仁者者蓋以仁之為德難以空言喻故舉仁者之心而答之也凡言仁者諸章倣此

徵務民之義王肅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得之但化道二字未切耳朱註民亦人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是訓民為人訓義為宜昧乎古言而恣作訓解從己所好可謂亂道矣禮與義古聖人所建

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書仲虺之

詩書義之府也左傳倍二十七

道之大端也故此二者每對言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也禮在經典義存詩書故曰詩書義之府也仁義禮智之說興而或以為德或以為性孔子以前所無也仁智德也存乎人焉禮義道也作乎聖焉民之義者義有種種此謂其施諸治民者也訓民為人其謬起自大學親民而義訓宜借以明其意者也豈可直易以宜乎可謂妄己敬鬼神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得之蓋人鼻而鬼神尊故敬之幽明隔故遠之顓頊命重黎絕地天通謂不黷也如祀父母之神建廟安厝之祭必齋血

顓頊命重黎見書呂刑及楚語

或謂指大全或人之問

幽明之故易繫辭

為之難顏淵篇

先事後得顏淵篇

腥體薦不以人所飲食。祭器殊燕器類。所以遠之也。或謂鬼神之正者敬之。不正者遠之。殊不知凡經所謂鬼神。皆謂正者也。朱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如亡害然。然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此章之旨。明於天人之分。達於幽明之故。故孔子曰。可謂知矣。先難而後獲。孔安國曰。先勞苦而後得功。得之。它日孔子曰。為之難。故此謂為仁而曰難。獲者得其報也。記曰。用其仁而去其欲。故欲獲其利而為仁。非君子所貴矣。朱註。後其効之所得。此本於先事後得。然

孟子公孫丑篇

所謂得者。亦謂得報也。朱子加以効字。乃孟子勿助長勿正之說。道學先生。動曰功夫功夫。一如道士鍊丹。故有此等之言。豈孔門之舊乎。學者察諸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古包氏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包氏曰。日進故動。孔安國曰。無欲故靜。鄭玄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包氏曰。性靜者多壽。考新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効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古義 樂喜好也。樂水樂山以其趣而言動靜以其才而言樂壽以其效而言水之為物周流無滯盈而能平故智者樂之山之為體安重不動萬物殖焉故仁者樂之可以見仁智之趣矣。疏通不滯動之機也。安固無所戕害故壽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無所迷苦故樂無所戕害故壽可以知仁智之才矣。矣。仲尼亟稱水曰水哉水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以見樂水樂山之端也。然此徒以智者窮動而能靜靜而能動兼仁智而一之。不可化無德名之也。至矣。

孝經已見

徵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此二句。非孔子時辭氣。蓋古言也。而孔子誦之下四句。乃孔子釋之也。蓋孔子多誦古之法言。故孝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古書不傳者多。而後儒昧乎文辭。槩以為孔

易繫辭

子之言。非矣。樂山樂水。知者樂。皆音洛。朱註上二字並五教反。古無此音。如牛山之樂。豈非音洛邪。仁知之於山水。與我心會。欣然以樂。故音洛為是水動山靜。樂如水之流。壽如山之崩。豈非釋之之言邪。古註。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勝朱註萬萬。易大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與此章之義互相發焉。朱註達於事理。安於義理。咕咕於理。可醜之甚。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包氏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大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能至魯魯則脩舉俗唯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古語一變謂其易也道則先王之道也此爲魯而發也夫子之時諸夏衰亂皆無可論唯齊由桓公而魯發政治修明非諸夏之比故一變便能至於魯而魯發政治施仁則便能至於道蓋言化之漸也論

曰強之勝弱人皆知之而禮樂之優於政刑則人未之知也當斯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哉然自聖人見之魯雖弱尚能守先王之法非齊之所能及也況強多暴而弱多德強者易折而弱者堪久齊至於簡公而田氏代之魯雖衰亂猶能保其國是其明效也惟仁能持強惟智能極弱若仁以爲治智以御之田氏不能篡齊魯必爲政於天下也惜哉

徵魯一變至於道古註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可謂明白朱註至於先王之道殊爲不通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言非觚也以喻爲政不得其道則不成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言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

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古義 觚稜也酒器之有稜者一升曰爵三升曰觚朱氏曰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洪氏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酌以觚此夫子因獻酌之際有所感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愚謂由此言之凡學而不本德則非學行而不由仁則非行人而失所以為人則非人可不慎哉

升庵文集四書類

徵觚非木簡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升庵辨之是矣祇升庵引破觚為圓而謂變其形制恐非矣蓋時俗涵于酒而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大其觚以適其量是觚之所以不觚也蓋春秋之時先王

之禮尚存而凡百器物皆遵用古制觀於左傳諸書可以見已故不可遽易其制乃仍舊制而大之勢之所至也秦漢以後衣服器物皆無法制人任意為之而新奇日出則何必用舊制與舊名乎儒者生於其世而不知三代時禮之囿世者若是其久也故謂變其形制豈不粗乎馬融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邢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

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今以日本之量求。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七勺。八觶受二合六勺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與觥受四合五勺弱。則古今人酒量亦不甚相遠矣。聊附記。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古孔安國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欲極觀仁者

憂樂之所至。孔安國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投下。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之。有以理之，所謂罔謂昧之，救以理之，所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古義朱氏曰：有仁之仁，當俗人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也。罔猶羅網，謂欺其身，故設為問曰：若人之陷于井中，是事出於倉卒，而不得乎夫子告之，以仁者不辨其有無，先自投井而救之。後救人之智，故雖可逝欺之，而自愛物之切，而亦有燭理之先，自明其道而後定謀，雖

無陷罔之患矣。蓋孔門諸子無徒問者。若問是事則必欲為是事。若宰我之問是也。其意蓋欲捨生以求仁。非夫子為之救藥。則必將為燒身禱。大旱割肉飼餓虎之事。此在宰我實切問也。

徵宰我井仁之問。慮孔子陷於禍。而以微言諷之也。古註新註其義甚淺無味。宰我之智豈不知之。宰我稱能言之士。豈如此乎。仁者暗指孔子也。井有仁焉不必改作人。古註以井有仁焉之仁解為仁人。與仁者相犯不可從矣。又曰。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乎。是改也。作乎。失於牽強。不可從矣。井有仁焉。假設之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也。宰我意孔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

之而曰。險難之中。有可為仁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明言其事。則孔子必承之以丘也。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宰我諷孔子也。可逝也不可陷也者。據井有仁言之。可欺也不可罔也者。言其所以然之故也。孟子曰。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蓋朱註所本。蓋罔者。誑之使其迷惑也。君子不逆詐。故可欺也。有所守。故不可罔也。言此以安宰我之心也。大氏後人以宰我有短喪畫

寢之失。故視之甚卑。遂不深味其言耳。果使其說之是乎。作論語者。當刪前數句。止曰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古鄭玄曰弗畔不違道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

道

古義文者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在非平生見聞之類故言博學也約束也博文以知而言約禮以行而言畔背也此孔門學問之定法也蓋博學於文則識達古今而事有所稽約之以禮則身由規矩

而動有所遵皆以有所取法故可以弗背道矣夫世之譚道者自以為至言而實不免為詖淫邪遁之流自以為為妙道而實不免有捕風捉影之病者皆無博文約禮之工而徒師已心也故聖人教人以博文約禮為學問之定法若夫今之所謂博學者皆雜家者流之學而非聖門所謂博學者也蓋博學一木故愈達雜學二本故愈岐愈紊學者審諸論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為教觀此及克己復禮章可見矣蓋中有泛然難據之患而禮有秩然可執之則故在三代聖人則言中可矣教學者則非禮不可也

徵文者詩書禮樂也先王之道大矣非博學之則

不能知之也約之者納諸身也欲約先王之道而納之其身則非禮不能故曰以禮或疑文為詩書禮樂則禮已在文中矣故或以文書解之殊不知

到變處學而...
六對問對大...
正野問對大...
與其奈八...

新印和...

禮與其奢八佾
五禮周禮大宗
伯據於德述而篇
六德周禮大司
徒泛愛衆學而篇

佛昉畔陽貨篇

詩書禮樂皆載於策。孔子而前無有也。蓋博學詩書禮樂。而約之身。特在禮。禮即詩書禮樂之禮。非有二也。它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喪亦吉凶。軍賓嘉之一。據於德。依於仁。仁亦六德之一。泛愛衆而親仁。仁亦衆中之一人。古言率如是。後人必欲判然相對。皆不知古言之失也。舊註約訓要。以學文為考索。淺哉。且昧乎字義者矣。畔叛同。如佛昉以中牟畔之畔。言或學之不博。或不約於禮。其弊皆必至畔於先王之道而從邪說也。蓋孔子時。雖無諸子百家。亦有其漸已。仁齋先生

樂正四術禮記
王制

曰。三代聖人屢以中為言。而至於吾夫子。則特以禮為教。殊不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是孔子以前已然。且中自中。禮自禮。豈可混乎。彼惑宋儒之說。而以為中與禮一理。妄哉。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曰。孔安國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新。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

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古義 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否不通謂不由於道也厭絕也言我見南子若所不合於道者則天厭棄之以子路氣粗見褊其言難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也按史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蓋南子請見亦其善意而非徒請者故夫子見之夫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若以其嘗為惡而卒拒絕焉則是我道自我絕者而非仁者之本心也聖人道大德宏猶天地也涵萬物自無所遺何於南子而拒之乎哉門人記之者蓋欲要求聖人之道者當知聖人之心也

傳曰禮記檀弓

徵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孔子矢之。其義不傳。自孔子安國時既已疑之。朱子援禮為斷甚善。仁齋乃曰。雖惡人有悔非改過之心。則在我無不可見之理。殊不知段使有悔過改非之心。而在我無可見之禮。則不可見之矣。傳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此一事。其於今可見者止是矣。按蒯聵以南子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亂。子路事出公而不悅。孔子所為豈孔子之見南子。在出公之時。而南子如呂后邪。孔子見之。蒯聵出公父子之際或協乎。方是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路之

不悅豈慮蒯聵之反國邪則孔子矢之不亦宜乎。豈翅以安子路哉亦將取信於國人也。誓之道皆然不爾使其在靈公時孔子能化南子亦不過一婦人亦佛化韋提希耳。是何益也。雖然此事當時高第弟子如子路者猶尚不能知孔子之心。何況千載之下乎。仁齋削朱子援禮之解而妄爾云云。可醜。後世又有訓矢為陳者是諱誓而曲為之解已。觀孔子之答其為誓者審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

訓矢為陳皇疏蔡謨及知新日錄袁了凡說

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古義中庸之德謂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也。至極也三代聖人所謂中者不過處事得當之意。至夫子加庸字則為不駭耳目不拂時俗萬世不易之常道其意與別中庸之德天下至難也。世之論道者或以高為至或以難為極然高者可以氣而至難者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平易從容不可以力而能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所以鮮能也蓋唐虞三代之盛民朴俗淳無所矯揉而莫不自合於道父子兄弟夫婦庸之德也。至於後世則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遠欲補反破故曰民鮮久矣。故夫子特建中庸之道以為斯民之極論語之書所以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之書者實以此也。

徵中庸者樂德也周禮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古

周禮大司樂

見禮記

卷之六

三十一

書以六言者。皆兩兩相對。孝友一類。祇庸一類。中和一類。祇謂用之鬼神。故敬之。庸用也。謂用之民。乃可常用者。故有平常之義。康誥有庸庸祇祇。可見祇庸相對已。就六德取二者而曰中庸。亦必古言。仁齋先生以為孔子所創。蓋非也。中有二義。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謂不偏也。舜用其中於民。謂無過不及也。朱子解本此。不偏與無過不及。在古歸於一義。段如王都在中。東西南北道途均。而易可至。是不偏有易行之義。如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而及之。是無過不及亦有易行之義。故合不偏無

舜用其中中庸

賢者俯而就之
已見

過不及二義。皆謂不甚高而易行也。故中庸二字。乃謂人人可常用易行。而非甚高難及之德行也。如世所謂其才不及中庸及中庸之主。可以見已。至於朱註所言。亦極其精者。非無是理。然精之又精。以究其極。則有貴精賤粗之失。而不自覺其畔中庸者矣。如庸為不易。亦唯贊之云爾。有何不可。若以不易求庸。則大失字義焉。究其所以謬之由。則本於子思之書。以此形老莊之奇僻。然子思亦以德行之言。言由中庸之德行。可以馴致仁聖之德。是登高自卑之意。祇後人睹其以形老莊之奇

僻遂以中庸為道。動以命聖人之道耳。豈不謬乎。聖人之道更有廣大焉者。有精微焉者。有高明焉者。故以中庸為道者非也。然孔子以此為德之至者。蓋先王之道治天下之道也。天下之大。賢知常鮮。而愚不肖常眾。故非不甚高而易行之事。則無如愚不肖何矣。故唯中庸之德而天下可得而一之。是其所以為至也。君子由中庸以馴致仁聖之德。小人則唯由之而已矣。故此特以民言之。所以民鮮久矣者。禮樂教廢而風俗壞故也。鮮謂鮮其人也。子思書作鮮能仁。齊先生從之。易大傳曰。君子

易繫辭

之道鮮矣。可見古言自殊也。何必中庸為是。仁齋先生又以為民不能久守。故為德之至者。果其言之是乎。中庸之為至德。乃為其難行也。豈不謬乎。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古孔安國曰。君能廣施恩惠。濟民於患。難堯舜至聖。猶病其難。孔安國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新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此求仁愈難而愈遠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用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如欲達而達人能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心非不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所欲然不過九州聖人亦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瞻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

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

古義博廣也事與止通言此何止於仁必聖人在位者而後能之乎然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病其難也譬喻也方術也言仁者視人猶己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故求仁者能近取諸身而己所欲譬之他人則他人之所欲亦己之所欲情志相通慈愛及物無有間隔求仁之術莫近於此慈愛之心無所不至之謂仁至誠之德無所不達之謂聖蓋聖大而化之謂而仁者聖中之大德也故子貢曰仁且智夫子既聖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先達人若欲俟己之既立既達而後立人則卒無立人若達人之日何則己之情願未易遽遂而施人之方隨力所及非舍己而徇人也子貢徒見仁之大而不識其實故以在上聖人之事當之而不察在己今日之所切所以夫子以能近取譬告之求仁之

方可謂明且盡矣

孔子又曰述而

徵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此昧乎字義。下文明曰仁者。孔子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仁為仁人。聖為聖人。聖人作者。有聰明睿知之德。豈仁人之所能及哉。故開國之君。如堯舜禹湯文武。是為聖人。繼世之君及臣。雖有至德。不得稱聖人。故孔子以仁誨人也。所以稱孔子為聖人者。其德與業。可以比諸作者之聖也。夫仁人可學而能焉。如聖人聰明睿知之德。稟諸天。豈可學乎。自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

孟子萬章篇

人。而後遂失其義焉。宋儒之學。專主天理。人欲其意。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為仁。又以造極處為聖人。則仁聖無別。故以仁為通乎上下。可謂窮已。

朱子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內外皆謂之仁
 禮之名也此條中朱子曰此條中朱子曰此條中
 若論與仁則否仁或可見仁或不可見仁
 人作亦有難辨者如之德也仁人
 則國之君如堯舜則為大德也
 又曰雖有至德不修則德不修則德不修則德不修
 人傾以望無假勤以二惠與中土不可階也
 意以人好者盡天賦而得而曰又以教養而為望

論語徵集覽卷之六終



